

價三兩二錢必至虧本。如是而多責之行正附鹽引難矣。近聞兩淮病商脂之竭，憤倉鹽之空，極力清覈，改減價值，誠爲疏通根本。然而姦灶未必樂從也。臣廣詢博採，蓋有五事之當議焉。一曰覈倉鹽。兩淮歲額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除開豁逃亡及改徵折色外，實徵本色上倉鹽三十七萬三千二百餘引耳。視之歲額，僅僅強半。以若干艸蕩，辦若干引鹽，以待商支，奚啻足矣。乃單鹽停滯十餘年未掣，各場額鹽亦停下十餘年未支。及至關支，輒稱無鹽。每千引以維四五百引，或以不堪物貨抵償。商恐違限，不得不貴買以足。榜派之數，有唾手以任。總灶負騙耳。竊謂三十場額課，年年報完，報則有鹽，支則無鹽。不知此十餘年額課之積，畢竟頓于何地乎。蓋場官也，總催也，竈戶也，吏胥也，盡以場鹽鬻之私販，無一登于廩者。而分司官又與若輩巧爲欺蔽。雖有查盤，祇循故事。今所望于鹽臣，嚴督三分司官，查覈倉鹽。按其十餘年來所報完數，從何年起，至何年止，未經商支，已入倉者幾何，未上倉幾何，務要清核明白。一一設

法追完。盡入倉廩。以俟榜派之商。隨到隨支。其所徵入之課。或至克棟。卽爲平價。賣作商人火鹽。旣省上倉耗費。又免久堆消折。而價以二錢一引爲率。貯司以給輪年支商。如是則價無騰踊。而灶無積騙。此誠甦商要務也。蓋此鹽雖曰灶通。實姦總乾沒爲多。一遇查盤。則借廩那交。遇商支放。則重複徵收。貧灶受無窮之害。支商受無鹽之苦。彼分司官苟非紫巴奉公。寬嚴劑量。亦難以一旦取盈矣。是在巡方者一查行之。嚴其殿最。庶祛倉蠹。以實倉鹽。誠平價第一義也。

其二曰禁越場。以三十場所煎辦之鹽。供各商關支買補。克然有餘。曷至踊貴三四倍于曩日。惟是祖制三等榜派。支買各有定場。于此場支正鹽。卽于此場買火鹽。乃近年以來。羣三十場支鹽之商。而併聚于富安安豐梁塚何塚東臺五場。場鹽雖欲不貴。其可得乎。彼二十五場者。豈不以鹽爲業。而正鹽則僅支折價。火鹽則委棄莫收。如去歲通州分司所申廟灣一場。東南北三倉所積鹽。至七百餘堆。已榜派者不肯赴支。未榜派者營求不派。欲不賣之私販。其

可得乎。以彼五場塩價之騰踊。至此二十五場私販之橫溢。私販溢則正塩不得不壅。此徵賤則彼不得

不徵費。乃問其所以舍此而趨彼者。何故。則曰道里

便則脚價省此商人所以奏于五場也

便也。夫塩聽于法。豈徇商情之便利而棄此二十五

場之斤鹵。盡聽私鬻耶。曰運河深也。夫掣摯有挑河

之價。徵貯在司。本宜時淤時濬。况三十六年疏濬之

後。遂段議工。逐工議人。定人分地。每歲委查。照名挑

濬。著爲定例。臣部覆奉欽依。商灶永賴。何不查例疏

通。致爲支運梗耶。曰人情習熟也。謂宜斷以榜派場

分爲據。派在某場者。正塩火塩俱不許越場支買。越

必法若榜派之時。必須照前院事規。不許預先買求

及派後告改。每月支放完日。呈院查考。違者必重法

誠使榜派官及三分司官。精明振作。飭法抑情。了此

易易耳。惟是地有遠近。則利有重輕。前院議將三十

場分別遠近。近者照舊數支買塩斤。次遠者每引量

加商塩十五斤。遠者不足以病商。而反足以增利。誠

便而可行者。夫使諸商散買于三十場。而不羣聚于

富安五場。何踊貴之足慮哉。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三

曰護商貲商人所以專趨富安等五場者。微獨以道里便也。亦以地邇人稠。懷貲無慮。若餘則除淮北五場外。尚有二十場。濱海人稀。萑苻多警。厚亡之恐。誰肯赴者。竊謂各鎮標商輸稅幾何。尚有沿途護送。要以通行旅耳。矧淮南商歲供百萬之課。乃驅之不測之鄉。以逐蠅頭之利。卽越場有禁。其誰聽之。故欲諸商遍赴各場。須逐場密爲護送。爲獲送計。各場灶勇。與水陸營兵各衛軍快哨。巡非乏也。于凡要害地方。連營分布。以相犄角。每營以三十人爲率。擇一哨長。統

之。每營僅隔二三里許。務使聲援相及。營卒更番。半遊奕而半居守。以其遊奕之半。夾衛商舟以行。而以其居守之半。時張應援之勢。如有失事。營哨必懲。并嚴督地方捕官。賊在必獲。則地方永靖。貲本無虞。二十場不必驅之而自赴。五場塩價不必抑之而自輕。誠平價第一義也。其四曰窮弊源。夫三十場草蕩之地。自淮南起。呂四距廟灣。凡二十五場。綿亘八百六十一里。淮北起。莞瀆距徐瀆浦。凡五場。綿亘四百有五里。每年煎辦塩斤。不知幾何。而所供正課。止三十

七萬三千二百餘引耳。尚逋欠不與商支。則餘鹽盡歸何處。以朝廷煮海之利。而悉付姦人橐中裝。可恨也。萬曆二年。臣部覆御史王琢玉題。謂禁捕私販。固當嚴于經過關津。尤當窮于產鹽處所。凡私販鹽斤。決無越三十場外。自爲燒煮者。總是各場灶丁。苦正鹽之不買火鹽。明通私販。違禁盜賣。該場官攢與分司官知情故縱。踵習爲常。此禁不嚴。雖經由地方百方巡緝。終難斷絕。蓋不正其本源。而徒防其末流耳。鹽引式中。明載捉獲私鹽。仍須追究。是何場分所賣

鹽貨。依律擬絞。國制森然。竟格不行。何也。合行巡鹽御史通行兩淮管鹽官員。務要常加密訪。但有灶戶私賣鹽斤。查照引式。及節年題行事例。嚴行處斷。如行鹽地方。獲有鹽犯。務要根究來歷。原係某場某灶轉賣的。係何官攢通。同容隱。審究明白。一體重治。則鹽不洩于私販。自不得不售于正商。誠平價第一義也。其五曰。禁墾蕩。祖制草蕩每場若干頃。皆禁之以長草煎鹽。而近乃漸墾之。以開田積穀。穀之利。豈不倍蓰于草。顧有所甚惡焉者。善乎前鹽臣之言曰。

蕩卽產金。金不能燒灰淋瀝。租卽克帑。帑不能煎瀉。成塩。語云利不百。不變法。乃今貪富豪三釐之租。賣祖宗百年之蕩。皆運司及三分司官圖升租之利。給帖爭先。徵銀恐後。場官分管批文起解。在三分司各有十處莊田。在運司則有三十處莊田。此兩淮運司所以賢者視爲懼府。不肖者目爲奇貨。自前塩臣上疏清理。臣部覆奉 欽依。所委副使張鳴鸚等三臣查丈。要見三十場地方舊額草蕩若干。見今開墾成田若干。升科徵租。自何年爲始。租納何處。運司查

明另項收貯。解部濟邊。毋得朦朧隱匿。以滋姦弊。仍造青冊送部查考。迄今十餘年矣。竟無一字報部。據彼疏中廟灣一場。已開至九萬九千二百餘畝。又三十六年。查出草堰一場。東西南北四圍并四十總開墾逃亡草蕩十萬畝。有奇。則三十場可知矣。今又越十年。則所墾又不知幾何矣。開墾日多。草蕩日促。草無從出。塩將何辦。彼豪灶方畢力于農畝。塩雖欲不踊貴得乎。是在塩臣嚴覈請禁。庶草日蕃。而塩場辦誠平價第一義也。合此五者以平價。價萬萬無不平。

者其子行正附引百餘萬何搃貴之足憂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七十五

華亭

徐孚遠 閻公 宋徵璧 尚木

編輯

陳子龍 臥子 李 雯 舒章

蔡 從季 直 叅閱

兩淮鹽政編

議

袁世振

鹽法議五

此一條論行鹽次第及釐弊要竅

問欲行今法次第當何如曰惟刑定積引名冊為第一義其次則刑定邊引名冊其次則節清商賄以速

掣摯。其次則嚴禁月利以速運賣。其次則查刷所書之弊。以公派口岸文冊。而行鹽之事畢矣。乃預關南京引目。預行南京戶部改鑄引板。尤爲急務。此行法之次第也。蓋預關引目。非但爲邊商。邊商携倉鈔到淮。倘卽有引目填給分賣。固善。恐一時引目未卽關到。則運司先將庫銀給發邊商。早得回邊。速辦下次鹽糧。斷不可以引目未到。使之需次窮旅。致悞國課。然則倉鈔可以速售。固不俟預關引目之至矣。而預關引目。則全爲內商行本年之正鹽。而設。蓋內商欲行本年之正鹽。而不得本年之正引。則何所據以行鹽。如明年行四十五年見鹽。則須得四十四年見引。今審各邊商所中未賣引。見在手中。未卸與囤戶者。大約止有四十餘萬。則又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倉鈔耳。安所得四十四年鈔勘。以爲關引之地耶。所以謂之預關者。其肯綮全在于此。該運司奉欽依到日。且據各邊商手中倉鈔未投。賣與囤戶者。自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四十餘萬引。先將庫銀。每引五錢五分。給與邊商回邊。以五錢辦正課。以五分爲腳費。

先與邊商庫銀者使其倉勘一至不待

守候可以得利不至為內商國戶乘急而賤取之
雖絕無利息。此時且急于解懸。俟行五六年後。內商

則邊商不困而邊儲亦有賴矣

獲利。然後漸加引價。加至六錢五分。如曩日所定倉鈔價數即止。再不必加以重內商之困。且令書商鑽占國戶垂涎以奪邊商之利也。引價既給。仍先于該庫備價起紙。速往南京關到丙辰年一年引目到司。照新刊積引名冊。派與內商下場支鹽。仍即追引價及紙價補還該庫。其引背務將借用某年倉鈔填註明白。倘各邊商見鈔足用則已。如不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額數。則將國戶之引。照刊冊序次撥賣。

以足額數。此明年一年法令初行。姑且齊其不齊。以至于齊。不得不爾。若四十六年行引。則預令各邊商皆中四十五年倉鈔。務足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之數。該司預關引目。預徵引價。皆斷自本年為始。不得有一引之參差。乃為復祖制行鹽本意耳。其四十四年已前未中鹽糧。各餉司及運司俱清查明白。挨年順序。刊一逋欠名冊。俟五六年邊價漸加。仍照各邊所欠分數。如民賦帶徵二分。至積引疏通之後。即將此引序行。以補淮上停壓兩年有半之課。此一

舉而兩得之者。若南京戶部引格模糊，從來已久，年號漫難，檢覈追鏡，徒爲故事，人皆謂每年改刻木板爲便，不知祖制原係銅版，未敢易而爲木。但如各衙門印，刻改鑄之例，今請旨明白，卽行南京將各運司銅鑄引版年久朦糊不明，盡行改鑄以新耳目。自明年爲始，所行者係今年之引，另刻一木戳橫列萬曆丙辰年兩淮運司，蓋引十一大字，打于引頭，其引紙比舊稍長半寸，以便戳印，戳完足數卽毀之，每年如此改刻，但改木戳而不改銅版，引上仍用部堂及部司二印，顯明辨，後面多留餘紙，令各衙門逐節填註，某字號勘合，邊商某人中到，某年某項蓋引，某官榜派，某字號榜簿內商某人承買，某年月日下場支蓋，某年月日到橋上堆，某官驗放，某月日過關抵所，某官掣摯，水商某人成交解網，某官督網，某月日江浦京掣，某官查驗，某月日領水程至某省，某口岸發賣，某月日到某府州縣投驗，某月日某府州縣追繳訖，俱要逐行指頂大字，開寫明白，此則一封之中次第了然。一引之中，月日畢載，老引弊引，何從攙插。

雖稍費紙筆。其實大省侵蝕。所關疏理。甚非渺小。若往日舊引字樣糊塗。不可識認。紙復澆薄。印且無文。以致投驗之時。毋論場官巡檢。莫能別其真贗。故引版新式。不可不更。紙張堅厚。不可惜費。此皆預關引目中頭緒也。何謂刊定積引名冊爲第一義。蓋既令以一舊引行二新引。倘各商所積舊引。不先嚴覈。則積弊滋蔓。清絕無期。夫舊引之不可致詰久矣。其根實始于單法。夫所謂儀字七百幾十幾單。淮字三百幾十幾單者。雖有巧歷。無得而稽焉。往行套搭。則不

得不用單法。前單套後單。後單搭前單。單口各定。則斷消者難于揆補。於是受借庫之窘。事緒繁多。則影冒者巧於負竊。於是叢老引之姦。層疊預徵。則取償者緩邀月利。於是慢行益之令。弊端無盡。皆自單法貽之。今既行新引。則套搭可以不用矣。套搭不用。則單法可以盡絕矣。惟淮南每單以八萬五千爲數。淮北每單以五萬五千爲數。仍舊不改。若某單套某單。某單搭某單。一切刻去。另刊新冊。查兩淮商人所積舊引。審其已納餘銀。已完引價者。列于冊前。止納餘

銀未買邊引者次之。逐張清查，果無別弊，然後挨年順序大字寬行，明白開列，只許用一的名，趙甲錢乙，不許用卽名詭名、冒名、頂名之類。卽引已質當，只用原名，以便臨期僉點派算，庶無詭弊。一商不得越次一引，不得紊序。淮南自爲一冊，淮北自爲一冊。于刑冊時，卽審各商有無消乏。如果係消乏，力不能買新引，完新課，則壓于冊後，俟積引疏通盡完，亦許序掣不令付流水也。此冊既定，每年運司預關引目到司，據冊編僉，自無攙越。從來額數，每年中引七十萬五

千一百八十引，淮南常行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淮北常行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近例行九十九萬，分爲十二單。今仍據此分單，淮南八單，每年共該行引六十八萬，以新引五十二萬九千二十四引，僉點舊引十五萬九百七十六引，共足六十八萬之數，分而爲八，每單該舊引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新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引，共八萬五千引，爲一單數。其舊引以改行小鹽之法剖之，則以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二引，加倍僉點，應照刊冊次序，每單實點舊

引三萬七千七百四十四，而派新引六萬六千一百二十八，與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淮南之定數也。淮北四單，每年共該行引二十二萬，以新引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引，僉點舊引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四引，共足二十二萬之數，分而爲四，每單該舊引一萬九百六十一，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共五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加倍僉點，應照刊冊次序實點舊引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二，而派新引四萬四千三十九。

與之搭配兼行，單單皆然。此淮北之定數也。此冊一定，則姦詭易清，凡插單加額之弊，賄消借庫之弊，躲買邊引之弊，一切剷絕。此刑定積引名冊，爲宜首加之意者也。至刑定邊引名冊，尤有不可緩者。蓋今日兩淮邊引，有已投賣與囤戶者，有尚在邊商手中者，自邊固不分。近日兩淮所行新引，皆囤戶之引，以一錢七八分收之，賣銀八錢五分。邊商已爲側目，乃中出新引見求，以一錢七八分售買，而又不可得。各邊倉廩糧日匱一日。微獨二商受害，卽九邊亦受囤戶。

之害矣。其實爲囤戶者，無甚大罪也。諸所收買邊引，可遂追沒乎。該運司亦盡查出，挨年順序，另刊一冊，凡內商之行舊引也。有納過餘銀已買邊引者，卽自行引掣鹽。其有納餘銀而未買邊引者，與夫淮揚二府食鹽買引，則挨年順序買此引支鹽掣運。此引之價，一槩以四錢爲則。蓋囤戶之獲利厚矣。雖守支不爲不久，但令子錢倍蓰而足矣，不得與見在邊商手中者正價五錢外加五分腳費同例。邊商雖外加五分，豈足償使費乎。此冊一定，庶乎邊商賣新引，囤戶

不必復入此冊，以增纏繞。是刊定邊引名冊，亦行鹽之要節也。此後則以速掣爲要，欲速掣，非清商賄不可者，姦商罔利，全在阻掣。自分引而後，節節有賄，節節有弊。卽一榜派也。視場分之遠近，肥瘠爲各商之行求去取。今榜派既有專官，卽姦書不得恣派。派畢赴場，三分司及各場官嚴緊督催，竈戶不得拖騙。正鹽商人不得多築大包，速運出場，早抵橋壩。旣到橋壩矣，不許賄橋壩吏書，以單次未滿爲延，旣呈單

矣。不許賄運司吏書。將底馬故推不申。既呈底馬。不

許將厥蓋故推不捆。蓋既捆矣。掣既完矣。不許將引

目送司運。迨不領前單。既盡後單。隨下前單。掣完後

單。隨掣掣畢。即便解捆。捆完即便裝運。倘在京掣稍

遲。責在解捆。解捆稍遲。責在掣蓋。掣蓋稍遲。責在放

關。放關稍遲。責在放橋。到橋到壩稍遲。則又責在三

分司之與場官。各有職守。互相規責。此在蓋法御史

嚴為懲警。不少假借。然後能清商賄。以速掣摯。法行

如流。而國課不滯矣。然掣摯所以不速者。全由水內

二商約納月利。故運蓋遲。而單額欠耳。蓋水商自儀

所開價後。已定內商堆蓋矣。然尚未掣摯。解捆也。使

內商能速掣交與。豈不兩便。乃水商窺探行蓋地方

蓋賤。不欲運去。恐價值一時難增。直通內商使緩。待

江廣等處地方。蓋價踊貴。然後運去。且許以月納利

息。內商豈不樂從。故堆蓋少有者。無復運足之期。未

過橋壩者。無復急運之念。直至水商信到。而後急急

運。所聽掣解捆。使人人前。此能以此急急解捆之心。

早交水商。則單額何至壅滯乎。故痛懲月利。則前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掣摯自速。後此而運賣不遲。爲行鹽之一喫緊也。至于口岸文冊。司鹺之官。從來漫不加意。近查各運司行鹽數目。有絕大首縣。止行三四百引者。有彈丸小縣。反行三四千引者。本部方據銷繳。以定考成。不倫如此。叅罰何施。如兩淮運司口岸冊。大抵解捆官聽憑。鹽所積。滑書手。通同水商。任意擇地。其鹽可多行之處。或以官護私。鹽而不肯往。於是求少派。以自便。其鹽不可多行之處。或以土俗淳懦。而爭爲趨。於是任多派。以病民。且夫戶口之登耗。商情之趨避。惟

地方官知之。彼解捆官。卽未必皆不肖。安能盡知遠方事。莫若以口岸之多寡。付之彼中之鹽道。鹽道取原額之成額。查其該屬某處。許大幅員。而鹽引反少。某處壤地褊小。而鹽引反多。行該府州縣務。要劑量地宜。哀多益寡。責取各商認狀。存縣具結申道。道申鹽院。院行兩淮鹽道。發解捆官。按此編次口岸文冊。行各省直。則據其所認之數。卽可責其所銷之數。此後水程違限。銷引踰期。該道按季提取吏書。嚴比。摘其逋額之甚者。解院赴比。然後以考成之法。隨其

後則各該有司，不得以偏多偏寡，歸怨分派。參罰公平而銷繳自無不速矣。雖然，肅法清賄，諸商之隱疾，加罰割沒雖消而加罰割沒，鹺政之駢枝宜省。蓋此二者原非不過以釐弊而官司因此以借補國課非設法之有意厲商，不過因正課稍絀，借此裨助耳。今諸商億平也極，倘額課已足，則科算違限，情亦可矜。每引加罰二錢，務當其罪，勿槩科罰可也。割沒常取盈十萬餘兩，商人預度不免，益恣來帶，與其厚割沒以益私，益孰若取正單以通額課，則如十五年明旨，依擬輕減可也。如是則商病全甦，官課恒足矣。

鹽法議六

此一條論采酌邊內諸商條議務歸平允

且夫法制既敝，則議論叢生。議論叢生，而法制因之愈敝矣。今自淮鹽壅阻在上，則欲增；在下，則欲減。在內商，則欲行舊引；在邊商，則欲行新引。在圍戶，則欲假邊商新引之名，而操內商舊引之利。試列陳其槩焉。何謂在上，則欲增也？御史楊選之言曰：兩淮商人，正引歲七十萬，兼之收買餘鹽，蓋每歲一百四十萬小引耳。然竈蕩物力，歲可辦鹽三百萬引，自商人收買之外，未聞有停蓄坐待消化者也。即每歲擒獲私

鹽亦必賣與民間。夫以三百萬引之餘鹽。加以七十萬引之正課。年年用盡。則兩淮行鹽地方。歲食蓋三百七十萬引矣。而顧止以一百四十萬小引爲歲行。豈非官鹽行五分之一。而私鹽行五分之四哉。詹事霍韜亦謂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江楚。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歲仰食只七十萬引。養殮安所取足乎。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踊貴也。此皆謂引鹽數少。欲盡去私鹽。增行官引。言可徵信者。故近歲淮南雖極壅滯。然自正額八單外。聞其夾

帶尚猶不下八單。然則兩淮單引。非必不可增明矣。故近議欲解套搭。有爲加斤之說者。欲于每引五百七十斤外。再加帶鹽一百五十斤。賣銀八錢。有奇。以完額課。免套搭。此亦酌量出產之多。與行鹽之廣。而爲此論。顧審以今日之勢。又有不得不爲之劑量于其間者。所謂在上則欲增如此。何謂在下則欲減也。往歲姦商夾帶盛行。單掣稀少。故套搭雖苦。猶可坐邀月利。今淮南行八單。則掣摯稍密。益以夾帶。行之江楚。則鹽稍多。而價稍賤矣。於是率而倡爲減單減斤。

之說爲減單之說者曰八單徵解從來舊規但失去南贛等府仍行八單故鹽賤不售今宜改每歲止掣六單又每鹽一斤宜令江廣定價一分庶乎易行卽少掣鹽一十七萬引似于課額不敷但每引餘銀七錢之外再加徵二錢三分則以六單之名而得八單之課不憂缺額矣顧行引無邊固之分二商鮮利賴之實減掣雖便貴賣何堪未見其可也爲減斤之說者曰法行八單單數不可減也其惟減斤乎每歲淮南務行舊引二單新引六單須足八單之數舊二單

共十七萬引照舊每引以五百七十斤爲率惟新六單五十一萬引每引減作四百斤加帶十斤每引減去鹽一百六十斤其餘銀則仍舊七錢共該三十五萬七千兩加淮北十三萬兩食鹽餘銀三萬兩新舊八單割沒約十萬兩共得銀六十一萬七千兩而額課裕如矣其所費本每引餘銀并加帶共七錢五分又買新引三錢五分并買鹽包索割沒諸項約銀九錢五分共成本二兩零五分捆鹽四百一十斤過所賣與水商每兩以一百七十八斤算凡得價二兩三

錢除本外，每引獲息二錢五分，自謂率此而行，則八
單無壅，三商均利矣。然鹽以法稱，謂執于正路，不以
權宜墮。祖制操以平衡，不以方便啓私竇。每年邊
中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隨到隨賣，鹽隨運
隨掣，所謂祖制也。鹽法雖壞，倘一稟成憲，消息而
行，決不大敝至此。數十年來，凡套單也、預徵也、虛搭
實搭也、新舊兼行也，皆所謂權宜苟且之法。法愈變
而弊愈滋，皆由去祖制遠耳。今減斤之說，倘亦所
謂苟且之法，非耶？其意之所主，祇圖鹽少則便于夾

帶而已。若夫割裂憲章，使良法日墮，損削邊價，使鹽
糧日詘，侈言割沒，使私築有藉，減鹽踊值，使民食滋
艱，皆所不暇顧矣。又有欲減作四百五十斤者，其說
每兩儀真定價一百四十斤，合成舊規，每引鹽賣銀
三兩二錢二分之數，每小包鹽解成六斤六兩合成，
今每引鹽解七十包之數，江廣定價每包鹽六分六
釐，合爲一分一斤，鹽之數不必加增餘銀，不必六單
行鹽，而國課可辦，套搭可免矣。此說削鹽大輕，增值
太重，于國法人情，通屬未便，與前減單減斤之說，法

雖不同，機智則一。然審今日之勢，亦有不容不察其情而采用之者。所謂在下則欲減如此，何謂在內商則欲行舊引也。其言曰：朝廷預借商銀四百餘萬，今不言借而言徵，惟徵之一字可以行法。故執敲朴以鞭笞之，預徵于十年之前，又套搭于十年之後，慘刑血比，總爲歲解。歲解不足，勢必責逃亡于見在，橫徵不已，將復驅見在爲逃亡，其所以兔脫未能者，惟陳陳舊引爲祖父積累之艱。倘得蚤爲銷掣，掉臂而去如遠坑窞耳。其專欲舊引之亟行者，勢也。但欲行

舊引，則不顧新引。明爲虛搭而不問倉勘，任情減價而罔惜邊儲。此其視邊商不啻秦越，則其挾私之可恨者也。何謂在邊商則欲行新引也。邊商之困，至今而極矣。往歲携倉勘至兩淮，卸之囤戶，尚賣銀二三元。今求一錢七八分而不可得。於是有抱空紙回京投之部堂者。有相率哭愬部堂，彌留歲月，不敢回邊者。恐回邊則又拘比次年鹽糧，嚴刑楚毒，苦倍重囚。此皆由新引不售耳。倘新引可售，卽得湊辦下次國課。刑逆可甦，則欲新引之亟行者，勢也。但欲行新引

則不顧舊引。終日執龐都御史刊碑為說。彼邊引之價雖勒三等。要須舊引可掣。倉鈔方疏。今舊益壅積而曉曉以八錢九錢之價責之。此其視內商不啻寇讐。則其挾私之可恨者也。何謂在國戶則欲假邊商新引之名。而操內商舊引之利。國戶者積邊商之引。乘急射利。以一錢七八分收之。至守支已足。而內商仍出八錢五分買之。沂兩淮新舊兼行。動謂新引為邊商。蘇困其實。祇為國戶倍息耳。今四十四年八月。審各邊鎮商人本年尚未開中一引。其四十三年以

前。直至三十九年。各邊倉鈔止。約有四十萬。未得賣與國戶。尚在邊商之手。此正邊商之新引也。臣所謂見行正引者。行此引耳。然臣初意本謂四十五年行引。卽以今四十四年所中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謂之新引。今各邊壓欠不完。卽四十三年惟大同一鎮全完。以前年分。或完或欠。缺額甚多。不得不權以○利○歸○于○國○戶○見在邊商手中者為新引。蓋法令初行。不能齊一。且據見在者行之。該司預開丙辰年引目到司。引背註

總欲恤邊商不使

明係某商中某年倉鈔暫抵四十四年引目。另造一

冊登記明白以便後日查行補中。此亦權宜之法耳。其實欲行臣法。務令畫一。今年往矣。當斷自四十五年爲始。令各邊商所中准蓋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引。當年務要全完。以便四十六年行掣。此如民賦。正徵其四十四年以前所欠。未中引鈔。令各邊餉司查其的數。另造一冊呈部。又令兩淮運司將四十四年以前各邊商未到倉勘。亦查一的數。另造一冊呈部。務與餉司相合。此如民賦積欠。今當困憊之極。難遽同民賦帶徵。姑俟五六年後。此法漸爲疏通。兩商均

引于邊引五錢五分之外。漸加至六錢五分。使其稍准利息。然後如民賦照各鎮所欠分數。每年帶徵二分。俟內商積引疏盡。即將此引接續行掣。徵解餘銀。以補兩淮停壓兩年有半之數。其每年正引七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引。務于行引前一年責令各邊商全完。不得少一引也。如是則正徵帶徵。頓漸有緒。商既不苦。國課亦完。若如近年國戶專利之弊。賤收邊引。而邊商困。厚索內價。而內商困。又動假邊商名目。陳告疏通。卽司離之官。亦爲其所困。而不知孰爲邊

孰爲囿。商病莫瘳。國課愈壓。夫朝廷良法。自不料理。而使國戶專利。且至貽害無窮。此豈可不亟爲之易轍哉。以上諸項。人情願欲。各自不同。如臣正行見引附疏積引之法。似亦可謂變而通之。與時宜之矣。何以言之。每年行九十萬正單。此外絕無所加。雖知其蓋之可增。而不欲過增。以爲商厲也。是善得增之意也。正引照常每引五百七十斤。惟積引十九萬四千八百二十斤。每引加鹽一百四十二斤。剖行二引。積之則增四萬引有奇。此非多溢額外。是明知商之欲

商不敢過減。以爲地方病也。是善得減之意也。內商欲行舊引矣。今淮南雖行舊引三十四萬。而不免于套搭。臣今令兩淮行舊引三十八萬九千六百四十引。而套搭盡除。又令超掣新引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而獲息過倍。是通內商之情也。邊商欲賣新引矣。今淮南雖行新引三十四萬。然皆國戶之引。非邊商之引。臣今以在邊商手中者爲新引。從今以後著爲令甲。凡內商明年行掣。必買各邊鎮今年新中倉勘。則邊引速售。邊糧不虧。是通邊商之情也。至于